

# 韓愈與李翱關係考

王能傑

韓愈，字退之，後人尊之爲「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濟天下之溺」（蘇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）固爲文人之雄也（王陽明語）。其門弟子李翱，字習之，隴西人，世傳習之嘗受業於韓退之，然考諸典籍，習之固嘗學文於昌黎，終爲昌黎之姪婿。其關係殆始而爲友，繼而爲師徒，終而成姻親也。習之作復性書上中下三篇，文垂千古，唐宋以降，未之有也。其援佛入儒之幾，爲識道者所譽，而其師昌黎則以闢佛名震寰宇，益啓後人之疑竇，其間之機趣，尤待後人解之也。

清人全祖望李習之論曰：

「伊、洛諸儒未出以前，其能以扶持正道，爲事不雜異端者，祇韓、李、歐三君子；說者謂其皆因文見道。夫當波靡流極之世，而有人焉，獨自任以斯道之重，斯即因文而見，安得謂非中流之一柱哉！乃韓、歐已祀文廟，獨不及習之，則尙論者之闕也。習之之學，未嘗盡本於退之。或者不察，竟以爲韓門籍、湜之流。蓋退之實欲致之於門下，特習之不屈耳。習之之妻，退之兄子也，然其呼退之爲兄，則尙不肯以後輩之禮自居，而況師之云乎！自秦漢以來，大學、中庸雜入禮記之中，千有餘年，無人得其藩籬，而首見及之者韓、李也。退之作原道，實闡正心誠意之旨，以推本之於大學；而習之論復性，則專以羽翼中庸。觀其發明至誠盡性之道，自孟子推之子思，自子思推之孔子，而超然有以見。夫顏子三月不違仁之心，一若并荀、揚而不屑道者。故朱子亦以有本領有思量稱之。至去佛齋文，則其所以衛道者尤嚴。嗟乎！伊、洛高弟，平日自詡以爲直接道統者多矣。然其晚年也，有與東林僧常總遊者，有尼出入其門者，有日誦光明經一過者，其視因文見道之習之，得無有慙色焉！孟子稱能言距楊、墨者聖人之徒，然則孟子而在，不將亟進習之於上座哉！至其平賦，則周禮之精意也。得此意而善用之，唯麟之盛可復也。蓋習之有體有用，具見於復性、平賦二書。文中子之書流傳已久，獨習之嗤其似太公家教，吾於是而知習之所得，蓋未可以尋常窺也。退之文字之交遍天下，至其解論語，解孟子，則習之一人而已。後世以習之之文稍遜退之，而并其有功於聖門者而掩之，惡乎可？歐公之於唐人，並稱韓、李；而其慕習之也，尙在退之之上。然其所以慕之者，祇於不作哀二鳥賦而止，而反謂其復性書不過中庸之義疏，則尙未爲知其本者。惟葉石林、宋潛溪所以論習之最當，而近人罕信之。是皆因文見道之言誤之也。或謂習之言道，而其言未純於道；闢佛，而其言時或染於佛。此亦本之朱子。嗚呼苛矣！是不過習之學力稍未至，而遽短之，可乎？」（鮎埼亭集外集卷三十七）

全氏於習之之學，知之頗深，而後世忽之，亦顯晦有數，令後人無限浩歎，吾人可細察韓、李之關係，以窺其中之端倪也。習之未識退之之前，蓋已早聞退之文章之盛名。其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云：「昌黎韓愈，得古文遺風，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。伏聞執事又知其賢，將用之，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。」貞元十二年七月，董晉爲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，以平汴州

之亂，董晉辟韓退之以行，表署退之爲觀察推官。是年，習之初識退之於汴州，爲兄弟之交，與退之共習古文，得其堂奧。退之關佛之論，雖未成書，然其心志，以儒道自承，自不待言。故習之祭吏部韓侍郎文云：

「貞元十二，兄在汴州；我游自徐，始得兄交，視我無能，待予以友。講文析道，爲益之厚，二十九年，不知其久。」

「待予以友」、「講文析道，爲益之厚」其關係殆始而爲友，繼而習文講道也。退之於汴州與馮宿論文書曰：

「近李翱從僕學文，頗有所得，然其人家貧多事，未能卒其業。有張籍者，年長於翱，而亦學於僕，其文與翱相上下，一二年業之，庶幾乎至也。」

此貞元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年，昌黎任觀察推官於汴州，且與李翱、張籍輩共習古文，其師徒因緣至此確立。

貞元十五年二月三日，董晉薨，昌黎從喪行，四日而汴州兵亂，昌黎家在圍中，不久脫險，下汴東趨彭城。昌黎從喪至洛陽，還盟津，度汜水，出陳許間，而以二月暮抵徐州。節度使張建封居之於符離睢上，及秋將辭去，建封奏爲節度推官，試協律郎。細考韓退之之結識徐州節度使張建封或卽李習之薦之也。是年，韓退之有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謂：

「我友二三子，宦遊在西京。東野窺禹穴，李翱觀濤江。」

於此時，知孟郊窺禹穴，李翱已去汴而南觀濤江矣。故孟東野詩集今傳有「答韓愈李觀別因獻張徐州」、「與韓愈李翱張籍話別」、「汴州別韓愈」等詩。而復性書上亦曰：「南觀濤江，入於越。」知韓愈與李翱、張籍、孟郊已各奔前程矣！

貞元十六年三月，退之自徐州與孟東野書云：

「李習之娶吾亡兄女，期在後月，朝夕當來此。」

考退之亡兄，卽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奔也，爲退之從兄，退之與習之，至此而成姻親矣。習之韓書記夫人墓誌云：

「夫人姓京兆韋氏，尚舍奉御說之次女也。年十三，執婦道于昌黎韓氏。府君諱奔，自後魏尚書令安定桓王六世生禮部郎中雲卿，禮部實生府君，進士及第，朔方節度請掌書記，得秘書省校書郎，累遷殿中侍御史。貞元三年，吐蕃乞盟，詔朔方節度使卽塞上與之盟，賓客皆從。其五月，吐蕃不肯盟，殿中君於是遇害，時年三十有五，夫人始年十有七矣。有女子一人，其生七月而孤。夫人之母前既不幸矣。夫人以其女子歸于其父，弗數年，其父又不幸。夫人泣血食貧，養其子有道，自慎於嫌，節行愈高，雖烈丈夫之志，不如也。猶有董氏伯姊，繼衣食，仁之焉。不數年，董氏姊又不幸，夫人於是天下無所歸託矣。殿中君從父弟愈，孝友慈祥。貞元十六年，以其女子歸于隴西李翱。夫人從其女子依于李氏焉。……殿中君文行甚脩，位甚卑，沒於王事。初禮部君好立節義，有大功於昭陵，其文章出於時，而官不甚高。殿中君又無嗣。嘗聞諸君子曰：位不稱德者有後，禮部君曷爲然哉！」

退之亡兄之女，蓋孤女也，其歸於李氏之因緣，或卽退之主媒之功也。故云：「殿中君從父弟愈，孝友慈祥，貞元十六年以其女子歸于隴西李翱。」又習之韓吏部行狀云：「公氣厚性通，論議多大體，與人交，始終不易，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。」新唐書韓愈本傳亦曰：「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，爲嫁遺孤女而卹其家。」舊唐書本傳亦曰：「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。」張籍祭退之曰：「親朋有孤稚，婚姻有辦營。」時人推許其主媒之功，李翱終成昌黎之姪婿，蓋憐其從兄妻女之孤寡無依

，故爲之辦營也。

貞元十七年，李翱作復性書，其復性書上篇云：

「吾自六歲讀書，但爲詞句之學。志於道者四年矣，與人言之，未嘗有是我者也。南觀潯江入於越，而吳郡陸倕存焉。與之言之。陸倕曰：子之言，尼父之心也。東方如有聖人焉，不出乎此也；南方如有聖人焉，亦不出乎此也。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！嗚呼！性命之書雖存，學者莫能明，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，不知者謂夫子之徒，不足以窮性命之道，信之者皆是也。」習之蓋欲爲儒門建立性命之學，以抗衡釋老，於是援引中庸，注入新義，其不免入於佛老之範疇，素爲儒門所譏。然若干識道之士，於其源流，失之詳考，又不免捕風捉影，後世謂其見樂山悟道後，始有是作，則大謬矣！宋儒歐陽修亦僅評之爲「中庸之義疏爾」，未能深契其機。葉夢得則許之曰：

「裴休，得道於黃蘗圓覺經等諸序文，皆深入佛理，雖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。而吾儒不道，以其爲言者佛也。李翱復性書，卽佛氏所常言，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。晚見藥山，疑有冥契，而爲佛者不道，以其爲言者儒也。此道豈有二，以儒言之則爲儒，以佛言之則爲佛。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，其所聞必取之佛，故不可行於天下，所以紛然交相詆，卒莫了脫其實也。韓退之答孟簡書，論大顛以爲實能外形骸，以理自勝，不爲事物侵亂，胸中無隔礙。果爾，安得更別有佛法？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。退之原性，不逮李翱復性書遠甚。蓋別而爲二，必有知者然後信之。李翱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，猶未見藥山也。然求於吾儒者，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，故自言志於道者四年，則其學之久矣。然無一言近佛，而猶微外之與老莊並列。蓋以世方力詆其說，不可與之爭，亦不必爭故爾。吾謂唐人善學佛，而能不失其爲儒者無如翱。若王縉、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爲佛事，蓋本於因果報應之說，猶有意徼倖以求福，乃其流之下。概而王摩詰、白樂天爲佛則可矣，而非儒也，是召干戈而求不鬥，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？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，亦陋矣。復性書上篇，儒與佛者之常言也；其中篇，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，知本無有思，則動靜皆離。視聽昭昭不起於聞見，而其心寂然，光昭天地。此吾儒所未嘗言，非自佛發之乎？末篇，論鳥獸蟲魚之類，謂受形一爲人，得之甚難；生乎世，又非深長之年，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，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，無常迅速之二言也。翱言之何傷？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！宜其從之者，既不自覺；而詆之者，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。」（避暑錄話卷下）

葉石林之見，較之唐宋諸儒，深且不易也。其能知復性書上中下之體要，而許爲「退之原性，不逮李翱復性書遠甚」於唐宋諸儒中，最稱中肯。宋人范浚亦曰：

「昔李翱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，然其用心勤甚，而時人莫之知，後世亦莫之知。翱從韓愈爲文章，辭彩雖下愈，而議論渾厚。如復性書三篇，貫穿群經，根極理要，發明聖人微旨良多，疑愈所不逮，而愈但稱翱學文頗有得耳。翱亦自謂與人言，未有是我者，是當時莫之知也。近世名儒尚論古人衆，曾無以言道與翱者，至或指復性書爲中庸義疏，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，不作可焉。是後世亦莫之知也。」（香溪集卷十八 答徐提幹書）

後人以韓愈文名太盛，而未能深許李翱，蓋失之詳察耳。朱子爲理學大儒亦不免此失，其答劉子澄云：

「李習之復性書已有禪了。石林考其年，是未見樂山時作，必是。有此根苗，韓公不曾斬截得斷，後來遂張主耳。」（朱熹全集卷三十五）

世人但聞郎州刺史李翱問道於藥山，而未知李翱深受梁肅之影響。梁肅又爲荆溪湛然禪師之門徒，曾著論大闡天台止觀之旨，習之即融天台止觀之奧旨，入於中庸誠明之道，後人未之能解，未之明察，論議不免偏頗。即以清人全祖望亦僅謂：

「習之之學，未嘗盡本於退之。或者不察，竟以爲韓門籍、湜之流。蓋退之實欲致之於門下，特習之不屈耳。習之之妻，退之兄子也，然其呼退之爲兄，則尚不肯以後輩之禮自居，而況師之云乎！」（鮎埼亭集外集卷三十七）

考習之僅小退之五歲，自貞元十二年韓、李初識於汴州，至貞元十六年，習之娶退之亡兄之女，已有四、五年之交情，其間習之呼退之爲兄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

世傳韓愈五原之作，乃其所獻於兵部李侍郎書者也，而謂五原爲同一時期之作品。如清蔡鏞曰：

「按：韓集有五原篇：原道、原性、原毀、原人、原鬼。當是同時之作。其與兵部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，扶樹教道，有所明白者，疑即此諸篇也。」（蔡氏古文評註補正全集卷六）

持此見解者，不一而足。朱子亦曰：「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『舊文一卷，扶樹教道，有所明白』者，疑即此諸篇也。」劉海峯且曰：「公上李侍郎書謂舊文，扶樹教道，有所明白，蓋謂此等。」（古文辭類纂韓愈原性之後評）而韓氏上兵部李侍郎書，則作於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，永貞元年即貞元二十一年。故後世於韓文之年譜，皆列五原之作，即原道、原性、原毀、原人、原鬼爲作於貞元二十年，蓋不免草率矣！然其中原性之作，或爲上兵部李侍郎所謂之『舊文一卷，扶樹教道，有所明白者』也。蓋原性之文末曰：

「曰：今之言性者異於此，何也？曰：今之言者，雜佛老而言也，雜佛老而言也者，奚言而不異！」

其或指李翱復性書之作也。韓文公當知李翱是作之淵源，不由乎儒門，而取自異教之性靜情動，故特爲之鍼砭，復又投鼠忌器，蓋李翱者，姪婿也，如何而可明言其非耶？以故多所避諱，但申儒門之孟、荀、揚三家之旨而融通之，甚而自詡爲：

「三子之言性也，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，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。」

其自負之處，不在言下，故自貞元十七年李翱復性書之作，其或激起韓愈於貞元十八年，十九年或二十年時有原性之作，而於貞元二十一年，即永貞元年，上獻於兵部李侍郎之舊文也。其後韓門弟子皇甫湜作孟子荀子言性論，其中心思想大致承自韓愈之原性。未許孟子之言，亦未許荀子之論。指孟子爲舉本而推末，所以道性善。指荀子爲自葉而流根，所以道性惡。此韓李於儒學史之公案，素爲世人所忽之也。

其後韓李，宦海浮沈，間有酬唱及書信往還，今不論。至穆宗長慶四年，韓愈卒，李翱作韓文公行狀及祭吏部韓侍郎文。文宗開成元年，李翱亦卒於任所。舊唐書韓愈本傳評之曰：

「韓李二文公，於陵遲之末，遑遑仁義，有志於持世範，欲以人文化成，而道未果也。至若抑楊墨，排釋老，雖於道未弘，亦端士之用心也。」

後世大致以關佛與古文運動推許韓愈，而李翱則以復性書垂名千古，然其援佛入儒之迹，在所不免，亦啓後人之譏，朱子語類云

：「浩曰：唐時算是李翱最識道理否？曰：也只是從佛中來。浩曰：渠有去佛齋文，關佛甚堅。曰：只是粗迹，至說道理卻類佛。」（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）

明宋濂則曰：「韓退之抗顏師一世，自李習之以下，皆欲弟子臨之，而習之審然不甚相下，崇言正論，往往與退之角。其復性、平賦二書，修身治人之意，明白深切，得斯道之用。蓋唐人之所僅有，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。濂嘗以爲習之識高志偉，不在退之下，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，真豪傑之士哉！古之君子，其自處也高，其自期也遠，自視也尊，其擇師與友也審。舉天下無足慊吾意者，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。苟有得於心矣，當時知否不卹也，身之賤貴弗論也，行之爲事功，宣之爲言論，一致也。」（宋學士文集 芝園續集卷二）

千餘年來，能識其道者何人耶？